

# 白鬼筆

我有濃濃的異味

吸引蒼蠅飛來幫我傳宗接代



鬼笔又名“龜菌”，中國古代早有這種傳神的描述：「鬼笔生糞穰處，頭如笔，紫色，朝生暮落。」現代則稱之為“白鬼筆”，俗名稱爲“臭脚”（stinkhorn），取材於拉丁文“shameless”，有“厚臉皮”的意思，這就是我的名字，拉丁文學名爲*Phallus impudicus*。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雖然我很臭（一般人都是這麼認爲），但是聞久可能是一種香呢！古今中外對於我的行爲風評不佳，我不置可否，因爲每個人的「品味」不同，海邊有逐臭之夫，何況我是兩袖清風的雅士呢！所以我也養成了「與世無爭」的個性，大家汲汲於展露鋒芒的時候，我則沈寂在這片寧靜的森林裡，待價而沽。

或許你有經驗，當你在林間步道上登山或散步時，偶而會傳來一股濃濃的「香味」，那麼請你佇足在附近找一找，必定可以找到我，要不就是竹蓀姐了。其實我們這種濃濃的味道並不是爲了吸引你們人類的注意，而是爲了迎合蒼蠅的需要，只有這種味道才能吸引蒼蠅來停在我們頭上，讓蒼蠅的腳及口器能沾到我們頭部的黑綠色孢子，藉由他們將我們的後代傳播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們的孢子能在不同的環境中萌芽並且生存下來。

我的生長環境主要是在闊葉林或竹林裡頭，大部分在中低海拔，我比較怕冷，所以高海拔很少有我們的足跡。我的頭部是深綠色，綠得有點發黑，上面有無數個孢子；身體則是白色，很潔白不帶絲毫濁色；我們有個脚苞，緊貼在地面，脚苞內有層厚厚的膠質物，它主要是提供我們從稚弱到破殼，然後成長成熟所需要的養分。所以當我們還未破殼之前，我們就是包在這個白色柔軟的膠狀物裡頭，小時像蛇蛋軟軟的，大時像雞蛋或者像遺落在森林裡的乒乓球，不過也是軟軟的。我與竹蓀姐最大的差別在於竹蓀會從深綠色的頭部及白色的身體之間長出像洞洞裝的裙子來，而我則沒有這麼“燒包”。我覺得很不公平的地方是，同樣是會分泌幾乎相同氣味，爲何我與竹蓀姐的遭遇卻是截然不同呢？我也是食用菇的一種，難道竹蓀姐只是多了件洞洞裝就比我高貴嗎？現在竹蓀姐已被馴化成爲栽培種，而我呢？還是孤零零地守著這片森林，這是一件多麼不公平的事，事實上若要論栽培管理的方便，我是比竹蓀姐適合多了，別瞧她那件裙子好看，可惜礙手礙腳的，採收及運輸多不方便！想想我的優點及你們市場上長遠計畫，或許人類應該考慮考慮以我爲主要的栽培對象哩！